

第一回 解簽詩指腹為婚

詩曰：

邊理枝頭並蒂滋，天才國色係生成。
人間祥瑞無難遇，世上絲羅有可期。
太液芙蓉原解語，昆山美玉自輝奇。
也知緣分從前定，造化安排本不移。

話說皇明間，福建漳州府有一員外，姓康名振業，係乙酉科貢士，其為人沉靜寡欲，不貪名利，懶于逢迎，性善交遊，曠達名士。嘗自思城市囂塵湫隘，卜築鐘山之下。其地尾南閩而首東粵，山勢之所聚止，水澤之所繞旋，鐘靈吐異，觸目成趣，號海濱鄒魯。嘗有六景為記：

西塞鳴茄，河右望涕，郢屋弦歌，
晴沙晒網，晚渡揚帆，登臺候日。

員外每日志在高山流水，優哉遊哉，聊以卒歲，并不以功名為念。

時逢陽春佳節，城中有一千戶，姓蔡名斌彥。其妻許氏，與康員外係表兄妹，自幼嘗從員外讀書，性極溫柔賢淑，其詩雖未十分佳製，然體段亦諳練有素矣。一時，蔡斌彥扳約數位知己，駕言出遊芳草，實聞鐘山天后娘娘，其神甚靈，有求必應，要往問簽信，求卜男女，路經員外門首過，適值員外方纔出門，祇見一簇官人，衣冠齊楚，蹣跚而來。中有一人，心曠神怡，打了一恭，嘻嘻問道：「員外近來無恙，山水之遊樂乎？吾諸兄弟特來拜訪。」屬目視之，乃表妹夫蔡斌彥也。員外慌忙陪了笑臉，答道：「蒙屈高駕，有辱下顧，使弟草堂頓然生色，光寵何極！」拱了一拱，說道：「請入寒舍，略敘片時。」眾人道：「不來了，不來了。來則相擾，未免有妨員外安然自在之樂。」員外道：「說那裏話！」于是眾人遜讓而入，排行次坐。

獻茶畢，員外道：「我鐘之景至勝概，雖不比杭之西湖、蘇之虎丘，京口之金、焦二山，然天造地設，幸有六景之奇觀，亦足以供騷人逸士之遊娛。今際此春光生媚，惠風和暢，正俺諸兄遊玩時也。弟有斗酒，藏之已久，容獻數杯，然後同諸兄觀山玩水，尋芳訪古，適我願兮。諸兄以為何如？」蔡斌彥道：「既有佳釀，且慢安排。弟有一心事未便，恐後不試。」員外道：「酒逢知己千鍾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兄有心事，何不向知己言之？」斌彥道：「實不相瞞員外與諸兄弟，內拙身孕有六個月，未知是男是女，聞天后娘娘顯靈，一來問卜，二來拜候。若吃了酒，豈不是拜候之禮有失，而問卜之心有簡乎？」眾人拱道：「恭喜恭喜。」員外道：「不瞞列位，弟方纔出門時，也是存此虔誠。幸遇見諸兄，是以虔卜神心頓忘，而殷勤友懷忽生。今既有此同調惻敬，神如有知，諒必降示。」眾人道：「敢問員外亦是積德在躬，要問麟兒之慶乎？」員外道：「生從其類，弟豚犬耳，何足福祿！」眾人與蔡斌彥齊道：「員外如此過謙，教我輩何處藏羞！」員外即著家人捧盆水來，兩人盥沐淨口，彈冠整衣，員外要諸人同行，眾人道：「我等行路腳酸，停一時來罷。員外請先步。」

員外即留諸友在廳坐吃茶，自己與蔡斌彥跑到天后宮，二人參拜畢，蔡斌彥讓員外先求。員外求得二十八宿亢金簽，蔡斌彥求得張月簽，隨即拜辭天后。歸在路中，彼此相語。員外道：「簽已求了，但此神機，誰能解得？」斌彥道：「吾友姓鄭，名錦園者，頗有偏竅，善會決斷吉凶，前年亦經考了府案批首。」正在較量間，卻到家了，依次坐定。那姓鄭的問道：「這場喜事卜得何簽？」員外道：「弟妹夫說，兄有默契，神明內蘊，能決玄妙幾微，敬賴三更之棗，一點頑石之悟，幸甚幸甚。」鄭錦園道：「弟安敢當此褒獎。非敢云百之中盡無一失也，但蒙過愛，敢竭鄙意一決。」員外即與之說得了亢金簽，錦園道：「恭喜恭喜。員外早晚定有懸弧之慶。玩其詩云：龍會明良在眼前，共飛萬里銀河邊。蓋『龍』乃陽物也，陽非屬男乎？『眼前』二字，那個不曉的？分娩緊了。」又問蔡斌彥求得何簽，斌彥道：「弟得了一枝張月簽。」鄭錦園道：「生男莫喜，生女莫悲，異日定作門楣之貴。兄休怪我說，此是女也。其詩云：廣寒宮殿右清虛，煙煙元精昭玉液。夫『廣寒宮』乃月也，月屬陰。陰豈非女乎？『右清虛』三字，其人必秀麗惠淑可知。」鄭錦園又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弟另有一異見偏斷，未知有當二尊意否？」員外道：「兄若等于庸俗之輩，平平無奇，何以異于嚼蠟之味乎？願傾耳異斷，以徵靈犀一通。」錦園道：「論此簽之意，似月老繫絲已定了。著天后為媒，簽詩為憑之意。」二人正襟危坐而問道：「兄何以知道？千祈不要糊言哩。」錦園道：「非敢胡言，憑簽詩斷。試將員外二句詩道來，大詩之後不曰『奮飛』，而曰『共飛』，且『潛龍在淵，飛龍即在天』，而知飛在『銀河』。夫『銀河』乃張騫乘槎到牛女之處。想起來豈非著你們兩人相共，而得牛女相見時乎？矧蔡兄之詩說『元精昭玉液』，愈見姻緣注定了，夫『玉液』乃裴航會云英在藍橋之區，此典故諸兄豈不聞的？依弟愚見，此女後來，有神仙精氣，此男後來，有久別重會，纔是此詩之意。」二人聽了半晌，亦有十分信服他，滿面笑臉起來。蔡斌彥道：「依他這說，俺不妨就指腹為婚罷。」員外道：「豈蔡兄你便生女而弟便生男乎？蓋屬未必然之事也。弟安敢妄想為哉？」眾人道：「即同生男，亦是舊構兄弟，究何損於今日之盟誓乎？」員外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仗鄭兄為斧柯罷。事若湊巧，便當重謝。」又對斌彥道：「你我二人務要指天盟誓，日後不可負約。」談了半日，而酒餚果品早已安排在廳，及坐席時，但見酒煙已微，花香已細，員外即叫家人將酒溫熱，餚肉漸漸更燒來。大家酣暢飽飲，獻酬交錯，直至上燈纔散。正是：

未出母胎緣已定，御溝流出玄鐘成。

庸流能識天機事，撮合絲羅言語端。

是夜銀河耿耿，明月澄澄，康員外不脫衣冠，擁坐在床，驀然一鶴縹緲渺渺掠於西而東，忽而墮於泥涂之涸轍，戛然長鳴。員外欠身起視，你知此鶴生得怎麼模樣？但見：

噩噩焉潤澤未羽。藹藹焉潔淨光華。翅如車輪長而美，身似玳瑁文而秀，頂若珊瑚口而挺，渾包錦繡，遍染胭脂。鳴一聲，哀一聲。淪淪然，若彈瑟琴愁漏水，嘵嘵然，若訴哀泣怨東風。唬得人心忽忽，惹得人恨匆匆，既不是黃鶴鳴空，諒不殊泣麟悲鳳。

康員外猛然驚覺起來，乃是南柯一夢。忽聽得房內呱呱生孩兒聲，員外慌忙入視。見其兒生得形容俊偉，相貌魁梧，眉清目秀，一身渾包錦繡，遍體盡染胭脂，恍若夢中一鶴，不覺驚訝。急喚家僮取了文房四寶，磨得墨濃，將夢裏之事，撰成詩詞，

知此兒前途偃蹇，後來必然顯達。俟他長大，交他收管，足徵奇異。遂名夢鶴，字其祥。過了四個月，而蔡斌彥不出錦園所料，果生女子。斌彥夫妻相議，說道：「我軍中人也，今幸天下無事。四海澄清，此女應運投生，名做平娘罷。」許氏忻然，且莫題。

卻說鄭錦園，聞知員外生得是男，斌彥生得是女，喜驗他所斷不差。且錦園乃一腐儒書生，極是貪利的人，記得員外說，事若湊巧，便當重謝，念念不忘，須索走一遭，報知員外。及見了員外，說道：「天緣注定，合當行聘，以成婚姻。」員外道：「這事亦二家通知纔是。」錦園道：「弟與蔡兄道過了，他說今日清潔日子，不可愆期。」員外道：「姻緣也是好事，諒蔡兄必許諾。」乃辦了聘儀，交錦園到蔡家撮合婚媾之雅。其康家儀物之盛，蔡家歡喜之極，俱不消說。且說鄭錦園，正要往員外家討謝禮，慌忙至家，那知他妻亦生一男，巨口細目，骨露眉浮，腹大于胸，乃名鄭腹，字判樞不題。但不知員外後來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終須夢 >>](#)

[本書始](#) [下一篇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